

新 文 藝 叢 書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第二輯)

查士元 譯

1 9 3 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美少年

有島生馬作

他確是一個美麗的青年。

回憶到他的時候，一定也想起他的美貌。他的瞳眸，也似澄青的葡萄色；我還記得有時在他的眼裏見到鶯色的斑點。金色的髮，在額的中央左右分開，似古畫中的美術家一般披長着。這也很合他的身姿，一回都不曾使我起過不自然的不快之感。

他常常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的走着。有時日光照在他的柔軟的髮上。有時風吹來吹散了他分開的髮。便是這些瑣細的記憶，也成了在心中喚起他的種因。但拿出他的照片來看時，却反似他遠遠離去了般的。照片把他的臉照得很可怕。少女般的皮膚的色艷和魅力都消失了；紅色的細小的唇，一字式的緊閉着！眼窩、眉毛、下顎都只像是他的激烈

的意志的顯現。凝看住這照片長久了的時候，便致不能說他是一個青年。他的沒經驗沒擔心的少年氣慨和有時是處女般的柔和和優美的表現，都遮上了黑影；在那里鮮明的照出了默思的他，叛逆者般的他。照片中的他，是年輕却已老成了的人。

七月初，因為有了必要，在書架上取了解剖圖，拂去了塵灰，拿進畫室裏來。這解剖是名叫“*Művészeti Boncolás*”的一大冊中的一部。我自己其實也完全不知道這表題得如何發音，有怎樣的字義。這書被油土和繪具和手垢，弄得根是污舊。但嗅得了這油土和繪具的氣味所想起的也還是在羅馬的城裏他的租房裏的情形。這一冊書是台利埃司尼基·加爾茫博士的著作，是用匈牙利語寫成的藝術用的解剖學中的有名的一書。我逆翻着這解剖圖，想着這久別了的他。散放着繪具的桌上紫陽花斜着沉重的頭，以它的寂寞的青色，照明了我的瞑想的無形的路。

在後過了兩星期以後。一天朝上，出乎意外的接得了從匈牙利的

Somogy 的 Felsőegred 街寄來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名 Antoine Shima Wamb

orszky，當然便是我在這里稱着「他」的青年。八年來突然的接得了

他的消息；真是怎樣的可喜。況且他常常這樣的說着：「當我沒有消息給你們的時候，請你們只以爲我是健全的過着日子；如果死時或死了時，必會給你們報信。」如今由他那里來了信息；但那不是死的報信。我這一天便覺得很好過。重又取出了那解剖書和照片來了。信是用僅能通意的意大利語寫的。在我自己看來，那里是隱有值得引起我的各種回顧的興奮的一切。但在他人看來，那便是一封極其平凡的信了。信的大略如左：

你在你的出生的故鄉，怎樣的消磨着日子。你的故鄉的情形，是我不知曾想倦了幾回的。想給你信，但失去了地址，便也不能如願。但終於想像出了現在寫在信封上的門號。這信或者不能到你手裏。（但他發明的奇妙的門號，幸而仍能接到。）親愛的朋友，給我個好音信罷。意大利語雖在我們兩人已是很困難的文語了；但在我

們，只有以此不完全的文語來互通心緒，此外別無他法。你怎樣的消磨着日子？你的夫人怎樣？（這倒可知道了結婚的通知，是安然到了他的手裏。）令尊令堂都好嗎？我的父親在一年前死了。我曾有一回在柏林的福里獨里街上碰到了一個年輕的日本人，問起了你。那人雖不直接知道你，但知道你的作品。名字可忘記了，但總似一個醫藥學生般的。

報告我些什麼罷。親愛的朋友，你的故鄉到底是怎樣情狀啊？我的境遇，現在尙好。在羅馬分別以來，胡亂的旅行了德國、法國、俄羅斯、波斯、印度、斯坦、非洲等地方，頗有所學。在今後兩三年之中，也想作到日本的旅行。去看日本的藝術，是我的很大的快樂之一。在這兩三天中，將寄你三四張畫片。別了；親愛的朋友，祝你常常健全。也祝你的家庭的幸福。

親愛的匈牙利的朋友。


再。沙白克聽說在三四年前死了。五月前，纔在西得樂那里聽到。烏

勃拉金、加尼茨基、本魯斯基等的消息，在後也無所聞。孟根在半年前自殺了。這在報紙上看到的。

在這信裏不能看到他的難捉捕的空想和情熱，是十分遺憾的。但「……胡亂的旅行了俄羅斯、印度、斯坦、非洲等，頗有所學。……」這一行中歷歷的隱着他的風格。我一遍遍的讀着這一行，不覺微笑了。因為這一行已充分的發揮着他的遺傳的、本能的放浪生活和波希米人的氣慨。他的朋友間，似有了種種變化。一別又有了八年，這也不足奇。但韋伯爾斯基，他自己却似沒什麼大的變化。放浪在他不能稱作是變化。放浪在他反而是常態。只自己所知道的他，本用着安德尼·韋伯爾斯基 (Antoine Wambersky) 的名字；這回的信中却變了安德尼·烏韋伯爾斯基。（「烏」在日人姓中，最爲普遍。）他是一個非常熱烈的日本憧憬者。我便想或者他是爲了把他名字日本化纔改成了這樣的；——這和日本人的有把名字中國化了，有把名字歐洲化了一樣。

今年的夏天，不知怎的，紫陽花在顯出火鷄般的各種顏色之間，便

褪了色，很早的枯死了。雨少，暑氣一天天的增烈，把人的胃和頭都鈍化了。

發出信後一星期才寄出的一張畫片到了。這大概便是在信中約着的畫片之一張。據說是四年前畫的，是一張相當大的油畫的複寫。題爲「立在寺院前的匈牙利人」；一畫着一個老人。這又使自己想起了他，也想起了他的藝術，和其發展。這畫上單署上了一個「島」字——。

到了八月，趕緊避去幾十年來所沒有的暑熱，來到高山脚下的湖畔。東京的炎暑，那樣的不容易衰退；可是在這里，便是可說是過於涼快的夜，也不時有。來到這里不久，全歐洲的大亂便起來了。夢想也想不到的空前的戰禍，把列強諸國和接近的小國都卷入漩渦。接着飛火竟迸及東洋。這時候，這里高地的紫陽花也還活着。從古寺的書院裏眺望湖水，眺望紫陽花，每天接讀報紙上的戰報。我悔不早給韋伯爾斯基回信。照這形勢，郵件的命運，是不可測知的。尤其是寄至德國、奧國、匈牙利的

郵件電報，似將杜絕。

他熱愛着故鄉，但這是指匈牙利的；對於奧國和德國，他抱有難治的反感。如果匈牙利起了脫離奧國獨立的義戰，他決不辭去做先鋒軍。但加入似這回的無名的惡爭，他必無此本意。德國聽說已實行了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國民軍的召集。即非本意，但他當也不得不去從軍。不出本意的去從軍的他，真是不幸的。如果去服了不甘心非本意的義務，竟至非本意的戰死了的時候，那真是更不幸了。或者不測的在我接得了他的消息正歡喜着沒幾天，便忽然的在韋伯爾斯基身上，將來重大變異；這也是變轉不息的世事。他的信的突然的接到了，在現在反成了一個擔心。說及友情愛情等，這是一種善的本性。有誰能保證這不致成爲不吉的預兆。他說的『死的時候或死了的時候，』不是已迫近了嗎？我不能不感到如今他被包圍在砲火和硝塵中，便此一天天的離我更遠去了的傷心。我便想像屍體山積的光景，把他的微笑着澄澈的綠眼放在那里並看。我自己雖是坐在靜寂的湖畔，却似聽到了劇烈的砲聲。

在此喚起了將在幽寂裏消逝的他的記憶，且再寫些罷。

在羅馬維耶·里勃得的國立美術學校中，始和他相識。

最初我以某伯爵夫人的私人的一封介紹書，得了在賓喬小山上的法國 Académie 出入的許可。在那裏碰到的朋友，給我講起美術學校的自由教室。聽了他講着那里的組織的各項情形，我便也想在那里學習了。這回便在那時的 Académie 的校長加洛留斯·裘侖那里得了介紹，便到美術學校去了。什麼麻煩都沒有的，只經過了一些形式，便得了入學的許可。我覺得這簡便的至上的可貴，覺得那自由的風氣很可喜。

所謂自由教室，是設在美術學校的一部中的選科；一天自朝到晚，都有模特兒來立在那里。學生們便自由隨意的在那里研究。同一姿勢，要繼續一星期。先生一個也沒有，考試時如欲受試，便可把自己自由的作品，提出於教授會議。但這也不是定須提出的。其他附屬課目，也是選擇自由；所以除了在當時頗有名聲的解剖學的實習或古代圖案的講學之外，若非特別學生，便無出席者。因此情形，學生的種類也混雜衆多；

積了長期間的修業的，和真不過是初步者的，都雜混在一起。

沿聖天使城附近的台凡萊河岸走去，有以玻璃鋪成半圓形的十分大的屋頂，屹然聳起於民家之上的，這便是自由教室的屋頂。十一月之末，陰雲密佈的一天，由守衛領了，去立在那屋內的事，總不能忘去。確是廣大的室內，却也藉了兩隻大的煖爐和人的熱氣蒸熱了。油、松節油、畫用麵包的酸氣味，覺得氣息都將被悶塞。百餘人的學生，圍上了立在近圓心的位置的一個結實的裸體的女人；圍上了有好幾重。有放着畫架，似將說出這里是我的領域般的看守着陣勢。有一個角裏，二三人一組的聚着談着天。另一個角裏，則有四五個男生，圍着一個女學生。有坐在椅子裏的；有立着的；有笑着的；有議論風生的；有怒吼着煩吵的；有爲了太遠拿着眼鏡，研究着模特兒的細部，執着筆的。真是殺伐風味，一個小戰場的情景。

幸而自己的走進這室，多數學生不會覺察着。但沿着入口坐着的人們，都似很奇怪的看着我私語着。爲了想在這廣大吵雜的教室中能

平氣慣常，便去坐在角隅的椅子裏；這時來看自己的人，便漸漸增多了。這裡和巴黎不同，是日本人很稀少的地方，且又得了日俄戰爭的可感的懊惱的關係；總不覺到愉快，這也是不得已的。

模特兒每一小時立四十五分鐘，休息十五分鐘。模特兒臺上有一大的時鐘，時候到了的時候，便四面都在狂喊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模特兒便走下臺來，到暖爐邊去休息。

每回休息之間，看我的人便越增多了。勸我到這里來的那青年，又給隨便在一個個人前介紹。我真個心想取消了這休息時間方好呢。又這一種刑罰，當不會長久的繼續；便又自慰着了。

在模特兒上臺下臺之間，時間便過去了。便這般的一天過了又一天；換了一個星期又換了。下星期是近六十歲的老頭兒，穿上了白色的寬袍（Toga 古羅馬人所服）似作着演說般的姿勢，立在模特兒臺上。再下星期仍是女模特兒。模特兒多半選的是純粹的羅馬人。他們的古雅莊重的骨格和適度的肉體，使一切外國人都驚服。她們的是均齊健正

的優良的人種，這一點各模特兒都不失其個性的共通保存着。我自己也漸漸的明白了，羅馬人和其他地方的人的不同。學生們都似已看慣了東洋種的我，漸漸失去了好奇心。纔留下了確能做對手的人們。

這時注意到了一個波蘭的女兒和韋伯爾斯基。圓臉緊肥的姑娘，穿着全紅的上衣，常常快活的笑着，不論對誰都即刻把身子貼上去般的交談。她不和其他女學生的爲了保持威嚴，身的周圍似築起一幢圍牆般的樣子；是非常的沒拘束。這沒拘束比她容貌，更多引動了男子。也有人說那是賣淫的；這是太殘酷的評語了；但她確有些使人起這樣的感的女子。有時我也聽到三四學生，圍住了這女人談着。

『我昨夜夢見了天使。其中最美麗的天使，却是您……』

我也曾想過，在人前嚴正似的作着這樣的告白的男子也還是男子；把那告白沒事的笑着聽了的女兒也還是女兒。這女兒，和韋伯爾斯基的容貌，不知什麼地方，總似有些相像。

韋伯爾斯基不能安靜的坐在自己的位子裏，他有不時偷偷的不

出腳聲徐徐的，在畫室的各角隅及廊下踱轉來的脾氣。在衆人間最初只見他的頭時，便以爲是那少女。他大概纔到十八歲罷。長長的金髮，用碧紺色的頭巾來罩住了一半。他兩手插進在袴袋裏，以可形容作風一般輕飄的姿影，走過我的傍邊的時候，我竟想那也是男子嗎？他很少和人說話。以爲他正混立在各處羣集的一隊中暫時聽着話罷；他却以一向的飄然的姿形，到他處去了。他把身體去靠在守衛的桌上，臉攔在他的臂上，把那守衛取笑。

在兩三星期之間，我發覺了他對我下着精細的注意。他的薔薇色的頰，便即刻容易變紅了。從遠遠望着我的時候，不覺的他的視線和我的視線相接時，他便稍稍着慌的，紅了臉，兩手插進袋內，緩緩的走了出去。

一天，在飯後休息的時候，在人氣少了，眼前只椅子是十分觸目的畫室中，我正讀着日本寄來的信。不知什麼時候，他却已立在我的傍邊了。我把信讀完了時，他便使我感到他的謹慎的，但是強烈的親近的熱

力的，微笑了。接着便用了極其低微奇妙的意大利話給我說話。

他也和多數人一樣，由極平凡的問話開頭。我便也不得不給他說明日本的文字是從上面向下面，從右側向左側寫的。只是他的問話中有非常熱心的地方，使起了在那底奧裏似有什麼般的感想。他對於日本話想稍稍學一些；他反覆的說，這是他的已久了的夢想，請答應他罷。模特兒進來了。僕役去在煖爐中加煤了。學生漸漸多起來！他又飄然離去了我的身傍。

此後我們兩人在休息之間，在畫得乏了的時候，常常交談。他深深的凝視着我的眼、皮膚，似有了什麼神秘的大發見般吃驚。他說，便只用一隻眼，真個的仔細看時，便會見到怎樣的美妙的東西，原來他雖則自朝至晚的在學校裏，實際上拿了筆作畫的時間，是非常的少。大半他是在那里踱走着過去。或者從袋裏拿出一本小書來熱心的讀着。但這也決不繼續到二十分鐘般的長久。他的話有笨得像孩子般的。但總有特徵相異的地方。如歐洲只有的是壞人，所以現在正想着併取日本。這只

我知道，所以我秘密的告訴你。又如聖書太是誰都在讀的書了，讀了的人，便都不得不變成了大致類同的思想；正和自然科學的平凡相像。這回出來的偉人，一定得是不曾讀過聖書的人。他嚴正似的說着這般莫明其妙的話。但在那話的底裏，似有存於言語以外的某物被暗示着。

一天，我們在放課後到聖彼得樂寺院去了。走進了只在那里望了一會以後，他便拖着我的衣袖要回去了。他說乏味得很的寺院，還是不看的好。問他曾細看過了嗎？他說雖是初次來看，但這樣的寺院還是不看的好。說了便強把我拖到了外面去。他不論對於怎樣的記念物和美術品，都似不能引起他的興味。或者他是自己秘隱着那些感動也難知。有一回對他說去看加白爾拉、西斯的那去好嗎？他也顧而言他的，終於不想去。

那星期是裸體的男子坐着，以在地面寫着什麼般的姿勢，作為畫題。這時我纔見了他的素描。——因為他常常畫了揩了，畫了揩去了的，從不曾繼續的畫到成為一個形的時候。——背景畫成白的。裸體畫成

全黑的。我見了這些，便會想到這大概是出於韋伯爾斯基那麼的少年之手的。下星期畫室中試着這樣的畫法的人，忽然的多了起來。

可是一會，他却在全黑的背景上，美滿的畫成了一個大理石般白的女像。模倣了他的學生，瞠目吃驚。我對這畫下了稱讚之辭的時候，他便答這樣的畫有什麼用呢？他說影和光、調子、姿勢等的研究已太多了，現在想再研究一下模特兒的本身。此後他只留意着分寸，因此自己作成了種種描式，也使用了彫刻用的機械。

他的難束縛的空想，似使他愛神秘。他常常藏在袋裏的愛讀着的小本的書，曾聽說是什麼匈牙利的星學者的哲學書。他又不斷的精心的設計着放浪的空想。

一天正午休息之間，我一個人解剖學教室的廊下往來着，等着午後開課，突然的有兩三人大聲的爭吵着走了近來。

『啊，果然在這裡！』

彫刻家的沙白克，拍着不高明的畫家本瓊斯基的肩說了。本瓊斯

基還是用大聲來爭着。餘下的一個韋伯爾斯基，沉默着笑着兩人的爭。自己不知不覺的起着動悸。

『什麼？出了什麼事了？』

我這般問，但韋伯爾斯基還是不答。沙白克和本瓊斯基越用了大聲，混進了手勢，以匈牙利的粗話來爭吵着。韋伯爾斯基說着不久便是聖誕節了；二十三日學校就放假，等他說着便走向畫室那里去了。我在教室中，捉住了沙白克。我還想着剛才的爭吵事。沙白克在我們看來，更是年紀大了些的，老實的素朴的不聰明的，已經疲勞着的彫刻家，和韋伯爾斯基一般的貧窮。

『什麼？剛才可是怎麼一回事？』

老實的他，還似興奮着般的，不似往常的，却用了高聲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從各爾索街走來。韋伯爾斯基忽然立停了，說學校門前，有滿載葡萄酒的馬車倒翻了，淌流着酒。走進門去，則左面的廊下，有個旧

本人散着步。我很知道韋伯爾斯基的預言。他是一個出衆的命數論者；我們是神靈術的信徒；只是本瓊斯基全不相信。我們便賭了勝負。兩個預言果然全中了；可是本瓊斯基還是胡吵着。不知恥的！

他即刻又低聲說道：

『韋伯爾斯基是天才啊，你以為對嗎？』

『韋伯爾斯基是天才？……韋伯爾斯基……啊，哈哈。』

不覺間走了近來的本瓊斯基冷笑着沙白克。沙白克把手中拿着的木炭敲着地板，從椅子上立了起來，迫向本瓊斯基那里去。似將要打架之勢的；但衆人都在口中吹叫起來，「門外去！」「門外去！」的制住了，他們便抱憾似的沉默了下來。韋伯爾斯基遠遠的看着這情景，聳了聳肩，可愛的笑了。

沙白克的神一般的崇拜着韋伯爾斯基，和本瓊斯基的不能承認韋伯爾斯基的才能，這些我都知道。只是韋伯爾斯基對他們兩人，都不以為怎的，這倒覺得很有趣。

同國人中，似借重着韋伯爾斯基的人物，有名叫烏勃拉金的犖猛的青年。他身長似有六尺以上。腕力恐在此畫室中，沒人比得上他。他每天在和銀座街般熱鬧的子爾索街上，一手拿着麵包，一手拿着蘋果，交互的吃着，一直線的昂着頭，似兇猛之勢走着。那時他只一個頭聳出在羣衆的頭上。他每星期把一張大的畫布拿進畫室來；兩三人的位置，由他一個人占領去，作傍若無人的氣慨。但他的藝術是非常的粗魯；決非韋伯爾斯基之敵。兩人似很要好。兩人並着走在路上的時候，一方便似欲踏破地面般的，捲起一陣風，虎一般走着。韋伯爾斯基則和他相反，身材矮小的，只像及他的身長的一半。似煙或雲霞一般的，被烏勃拉金拉着走去。衆人給烏勃拉金取了一「獅子」的綽號，叫韋伯爾斯基做「安琪兒嬌、瑪萊台得」。一「瑪萊台得」是受呪咀的意義；一「安琪兒嬌」雖同是天使之意，却是惡作劇者的天使。許多羅馬的女人，都引頭望着他的走過。

寒假之前，相約在二十四日的晚上，會於孟浪的畫室中舉祝聖誕

節。這一個集會只限於匈牙利人；但自己却特別被邀。據說這是因為依從了韋伯爾斯基的解釋，日本人，匈牙利人是同一人種。這似是一般匈牙利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情。

在後他的日本話的研究，有了非常的進步。他對於日本話和匈牙利話的對照頗有趣味，每當查出了兩種語的共通的文法和共通的語源時，便拍掌歡喜。刻在板上被保存着的匈牙利的古語，他也似多少識得幾個。現在我都忘了；但日本話的一水，「叫 Mizu 或 Aca Mizu 的是純粹的日本話」，這也使他十分歡喜。這個我却還記着。

聖誕節之夜，在家中吃過了夜飯，便向近康必特里小山的孟根的畫室去。暗得可怕的一晚，北風吹來十分寒冷，所以掀高了大衣的領，急急的走着。當然是因為初次去走的家，又是很暗，便覺得煩難了。污穢的貧窮區，道路崎嶇不平。問了兩三回往來的行人，漸漸走到了相近的門號。這時在暗沉的街燈的影下，有一人模糊的立着。這是韋伯爾斯基，蒙他在里等守我。他大衣也不穿，手都冰冷了。連這些道理也不知的，誤

落了定時去的我，感得是可恥的了。他轉了好幾個污穢露天的路的彎，纔登上了狹小的階段。

立在前面的他，敲了一下第四階段上的門，說了幾句奇妙的話，即刻黑暗的廊下，紅的光，強烈的油並大蒜的氣味，和白的煙一同放了出來。室內看去是朦朧的。

他們都立着歡迎我們。溫暖的室內，他們脫了上衣，唱着歌，做着吃的菜。二小時前早該做成了的菜，到現在都還沒有好；手中拿着鍋子的沙白克說了。本瓊斯基在拌着肉湯。加尼茨基拿出了桌子來，在切着麵包。孟根則加煤，洗碟子。『獅子』的烏勃拉金沒有來。因為他是政府的留學生，寄宿在有名的帕拉查白納底建築內的奧匈國大使館的畫室中，他當不得不出席於在那里的集會。

主人的孟根，也是一個貧苦的畫家，作着摸寫，半工半讀着。他是可驚的懶人；從不見他脫去了穿着的大衣，也不見他脫下了戴上了的帽子。他終年口裏啣着煙管，便此作着一切事；差不多除了吃飯，他似從不

會放下過那煙管。畫了圖後，把放着筆的繪具，望牆壁或書架，看手頭近便的一拋，也不洗淨的，便此塞進在箱裏。他極不說話，一個人悶做他自己的事。這些人都慣受了辛苦和貧窮，什麼事都能坦然處之。

難得今夜連他也吵鬧取樂着。有人說了唱歌啊，他便以洪大的美的聲音沒事的唱了。本瓊斯基是富裕的，風流放蕩的；樂天的和他們稍異；所以喝了酒，便胡鬧。沙白克一口都不喝。孟根喝得最多。加尼茨基酒也不大喝，古怪的話也不和人說。

韋伯爾斯基什麼都不做的，仰臥在長椅子裏，便此在歌停了的時

候，用小聲接唱着。他還是老樣子的，和我做伴，說着自國的平野田園等。不知怎的，他不喜歡孟根。他流眄着他們的興高發着狂，臉隱在燈光後。他說孟根、本瓊斯基，都是走獸一般的猶太人。今夜他們作着猶太風味的菜肴。他以軟軟的聲，說出了這些大膽的話。韋伯爾斯基却是吃得很多。大蒜的滿的成熟了。雖則說了他們的壞話，韋伯爾斯基却是吃得很多。大蒜的氣味太利害了，我一口都不能吃。他們舒服的吃，舒服的喝，舒服的唱，舒

服的笑，舒服的擾，夜就此深了。沙白克要我隨便使用些可吃的東西，他却獨爲我懸心。

聽說十二時發號鐘，在聖母大寺有彌撒的儀式。以看此盛大的儀式爲目的才來此處的我，十一時半便辭退了這野蠻狂歡的酒宴之席。本說去看的人們，却都怕着寒風。終至於說，啊，去罷的，只韋伯爾斯基一個人。他借了加尼茨基的披服，裹住了身體，穿滾一般的走出了門。黑暗的天空，漸漸放晴了，似會落下來般的星也出現了。西南方面，看見還有雲塊橫着。兩人的皮鞋在石上發出似冰凍般的聲音。

雖則是祭節的夜；但這近邊的人家都已入了沉靜；只各處酒店裏漏出了明亮的光來。走近了寺院，也就碰到了兩人三人的一羣羣。忽已到了全黑的山一般的聖母大寺前的廣場上。

裝在寺院的西面的正門的廣大可觀的階段上，已有羣衆聚集着，只等着快要開門的將至現在。寺院啞然的，連幽暗的火影也沒有。時間不客氣的過去。其間不知是誰說的，傳出今夜開東面的門的話。羣衆出

着怨言，沿着長壁向東兜轉去。那里的鐵門也關上了，動都不像會動的。羣衆把耳朵貼上厚厚的門，作探聽裏面的樣子。但只聽到外面的沙沙的反響。時間過了。不平之聲，漸漸混起來了。老婆婆們捻着念珠，劃着十字，恐懼着大家對於耶穌的罵詈。不覺間已過了一時；將近二時了。

韋伯爾斯基在那時的樣子，我能歷歷回想起。他似非常的愉快。天地之間，沒一事使他擔心般的放懷着，羣衆的在身旁，他也忘記了的。在這樣的時候，他即刻變成了多說話的人了。披着披服的身體去靠在冰凍了的石壁上，望着滿佈於東西南北的星斗，說着他得意的天文的秘密。在他一切不可思議的奇談，都非空想而是實在。把天拉下到地上來，竟也不是他的野心。獨個兒離去地上，到空想界去，這是他生來的傾向，生來的欲望。他似沒有他的「已往」，他也從不曾回想到這「已往」過。我也只聽人說過他是私生兒，做過木匠的徒弟，寺院的小僧，戲劇小使。已往的事大概太存留着現實的苦味，苦了他了，使他悲傷了罷。他的已往的經驗，於他的未來，不能有用。他把未來和創造和空想看作一樣

的了。能避，他總得避了現實。現實的世界在他身內生長起來，便也精神上給他受壓迫。他得在這其中選擇一個世界，在那里他將任本能的要
求的燃發，活着過日子。他可說是兜出了現實；也可進一層說他是把現實蹂躪了。可說他是弱者；也可說他是強者。所謂他的對於文明是很冷淡的；這也不是他的以文明爲敵，抱了反文明主義。只不過因爲這物質界的推移，對於他所住的世界，不能給以何等大的影響罷了。

韋伯爾斯基指星辰的一刻刻的變換，說星在移動着。但所謂動着，却不是我們所說的星的運行的意思。是說感到這似靜止着的地球的移動着的意思。再說得切近些，不便是我們切近的得能感到飄飄然在天空中闊步着時的歡樂和美妙的調和嗎？他的世界是感覺的世界。所謂認識現實世界，這話沒價值。他對於空漠的事象，確似有銳敏的感觸。他感動着。

等燥了的人們漸漸散去了。雖則是很低微的話，却說着今夜彌撒禮是沒有了的，這流言，從一個個人的耳中傳來。一人去了，兩人去了，羣

衆留下很少了。在半夜的寂寞的寺前，一二百人，沒意思的集合了，又沒意思的散去了。只在那裏留下了一種羣集的氣象。似演了素實的複雜的一幕。我們也走了出來。韋伯爾斯基說了仍得回孟根的畫室去便分別了。

從賓喬山下來到西班牙耶的廣場上的全白的石級，簡直也配放在龍宮之內。寒假放後，過了三四天的一個朝上，我來到了這裏。太陽已滿照着的石級上。羅馬的無數的寺院，都判然浮起在青空中。有賣花店張着露蓬。被呼着「巧姐拉」的鄉間少女們，穿了色彩特別的衣服，用白的手巾折成四方，戴在頭上；見是外國人，便強賣着花束。橫穿過了二三條熱鬧的路，便來到了據說是學生和淫賣婦的巢窟的混亂的街上。韋伯爾斯基在這一條街上租借着一間房。他的屋前的肉店中，倒掛着鮮生生的豬、羊和山羊的整個的屍體。我立在窗下喚他的名字。他借着二層樓上的房間。

韋伯爾斯基從窗裏探出頭來。做着手勢叫我上去。

小小的房間，只寢床和衣箱已是滿滿的了。一椅一桌都沒有。在房裏的時候，他不是立着便是睡着。在這一間狹小的室內，他開始着彫刻。他說在假中想完成它。他打算應徵由匈牙利政府的懸賞募集名叫什麼的有名的老政治家的記念碑。他只以一張照片從事。已經改作了幾回。假中雖有三月之期限，却也不似能完成的。但這種事在他不成問題。他只是不知幾回的熱心的改作；苦心上加上苦心。因為若在家裏，他便想做，也沒有別事可做。

他差不多穿的便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些；所以衣櫥上散放着出土的彫刻和二三冊書。現在我們有的那解剖的書，也曾是在那室裏，放在那箱子上的。我所說拿着這一冊書所想起了的，便是貧窮的這一個房。他一遍遍的翻閱，一直把那裝訂都散開了的；必要的一頁頁，便是黑夜他也能即刻翻着那般的熟悉。他一說上了二三句話；便即刻拿出那書來。

衣櫥的抽斗中，滿塞住素描和紙片。紙片上一面用鉛筆記着似電

報的暗號般的文字。他便是感到神靈術上的生靈和死靈的不絕的交通的。靜寂的夜裏，精靈常突然的來，輕輕的拍他的肩。他便拿了鉛筆對着紙，綴成了各種文字，成了話，成了文章。他寫的非常的快；一半寫出的是沒意義的；但其餘總有不少預言。沙白克說，曾經過了他，得能和在故鄉死了的妹子作了死的瞬間和死後的談話。據說韋伯爾斯基不論在路上，在畫室中，常常聽到靈魂的低語。他在畫間，有時也會變成了蒼青色發着抖。

我們兩人去到台凡萊河邊散步去了。風雖發着，天空越蒼碧澄澈了。河水的色，永遠是泥一般黃的。我們走進學校的近對面的他所說每天必去的飯館去了。我纔知道了他的怎樣的粗食着吃了驚。他說每月只化二十五個法郎的食費。

晝間長了，空氣也就暖溫了。畫室中日光也直照進來，使學生們着惱。從秋至冬，從冬至春，在畫室中過了已很久了。的自覺，浮起在各人的心中。學生減少了只賸三分之二的光景，沙白克、加尼茨基也都回國了。

本瓊斯基跟着波蘭的少女到北方去了。我們則常常到郊外去。見了枯死了的草間的新芽，見了樹梢變青了的時候的愉快，只這樣的到郊外來纔能嘗得。韋伯爾斯基把什麼懸賞的彫刻都忘了。不時來到近郊。

春來了。從復活節的前一天起，羅馬的空氣似變成了硃紅了。韋伯爾斯基恐懼發抖。次日便知道他是爲了威斯維約山起了大爆發的緣故。復活節那一天的正午的鐘，響徹了硃紅的羅馬的天，十分淒壯。

菩提樹的葉一天天放大了，在街路上遮成了影。這是羅馬人把小桌子拿出到樹蔭下飲水的時節了。

難得韋伯爾斯基也訪到我的宿所來。有一天我解開夏衣的包袱，落出了一卷「江戸錦繪」來。把這給正來玩着的韋伯爾斯基看了。他真是怎樣的驚喜。三四天過後，他同烏勃拉金來，說再給他看一回。兩人爭着談着，竟看了二小時。我說這般中意，便請拿回去罷。韋伯爾斯基一半歡喜，一半很對不起的樣子；說暫時請借我罷。便鄭重的捧了，大大的滿足而歸。

次日朝上，又接受了他的訪問。不知怎的他有些不安的樣子。他對於那錦繪述了種種意見，作了種種問話。我說這不過是屬於二流三流的錦繪，沒甚價值。但這些話他一直不入聽。他把那一本解剖書用報紙包了拿來，因為要借給我，便說『你看罷。』我以文語不懂為理由，幾回推却，他終不答應。把各處翻開說明着，說道是一冊好書，無論如何請看罷。因為單看看圖畫也是有益的。便終於把那書留下，回去了。

從那天朝上以來到今天，便不再見韋伯爾斯基。或者這一生便不再見了也未可知。

他在後似過了一星期，把作業相當的完成了。離羅馬去了。我當然不會去敷衍客套。這也是在後在烏勃拉金那里聽來的。聽說韋伯爾斯基給他說了他受了那錦繪。烏勃拉金發着驚呆。

日本送給德國的最後通牒的期限便是今天，即限於大正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為止的了。今後的風雲殊不能預測。他或者會死的。我至少

想通知他，他的來信是安然接到了。四五日前發出了三張明信片。特然寫了的信，便此放着。這里山上的紫陽花，還好好的開着。